

後漢書集解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卷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睦

穉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皓

集解惠棟曰蜀志作浩

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

集解何焯曰功臣表元康

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之於欽也惠棟曰譜謀之學淆於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於是張魯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王懋云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全全生千秋千秋生囂囂生睦睦生皓皓自不疑以數至皓恰九世吳國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棟案如王懋之說皓本良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爲六世耳睦爲蜀郡太守子孫或居吳或居蜀無足異者何氏高帝時爲太子少傅之駁未爲得也文士傳云世系曰睦字選公

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

集解惠棟曰益都耆舊傳皓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陵譚粲漢中李郁蜀郡張霸

共結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初字

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

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

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

永寧元年徵拜廷

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已詳當見從

詳審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

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

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

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

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

祠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也太子死

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

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

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

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

順帝卽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

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

集解王鳴盛曰案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

上書乃安帝時事此乃以爲順帝又彼言河間此云清河彼言騰伏尸都市此言皓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亦不合錢大昕曰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此安帝延光三年事也皓爲司空在順帝永建元年冬又有趙騰以言事獲咎因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相距僅三載姓名又相同疑一事而傳聞異詞也王補曰錢說是也說見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

楊震傳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

芻蕘

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曰昭德示後

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曰司空二歲刑也輪作司寇因以名焉集解惠

棟曰華陽國志云騰等坐謗訕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平當王補曰范氏好據風俗通與華陽國志惠氏所

引即皓傳孤證不知其為傳聞之誤也

四年己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

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

集解周壽昌曰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周舉傳長樂少府朱伉年過八十黃瓊以

太尉卒官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為安樂相卒年八十三如皓以八十歲罷八十三而復起尤少見

遣使者弔祭賜

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辟高第為御史

集解先謙曰官本辟在為上考證云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為御史周壽昌云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

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為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或官本是

據此改正也

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

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

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

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

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已姦謀自消而

和氣感應而頃者已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

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

與名不可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已奉天心書奏不省漢

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絞以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

集解惠棟曰八俊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

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集解蘇輿曰案

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埋輪持不動也馬融傳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傳亦謂駐車輪於此不肯之部非真埋之於

地也陳虞寄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

恩已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

樹詔諛曰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

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

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御進也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

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

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

集解通鑑

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

冀乃諷尙

書曰綱為廣陵太守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綱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祿素餐不堪其職出

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臧穢濁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魯相

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冀恨之出為廣陵太守因欲曰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

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

集解惠棟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

既到乃將

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曰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

初大驚

集解王補曰通鑑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其事與韓愈曹成

王碑討良相類

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集解先謙曰蓋卽嬰營外別爲會所以延

之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

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

欲呂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呂爵祿相榮不願呂刑罰相加今誠

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

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

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集解惠棟曰案此則嗣當作祀

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

集解通鑑胡注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爲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克反

今聞

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

戮綱約之呂天地誓之呂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謂

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隴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

必死及得綱言曠明曰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集解先

然開明乃辭還營順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後云是歲嬰詣綱降未詳何月也綱單

車到郡自當在嬰寇郡之後通鑑依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

月上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

恐非網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

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悉解

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干明時也綱以其

至誠乃各從其意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溝在廣陵縣東三十里

從岱石湖入四里至溝中心與海陵分界綱為廣陵太守子弟欲

勸課農桑於東陵村東開此溝引湖水灌田以此立名

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

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

年年三十六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年四十六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

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集解沈欽韓

曰方輿勝覽

綱墓在眉州犍爲縣峽崆山東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

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

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

集解先謙曰帝紀永嘉元年廣

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則嬰終非善良而後人撫輯之者亦未盡得宜也

拜綱子續爲郎中

集解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綱子植郎中植弟續尙書續弟方字公始豫州牧子孫數至大官

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尙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

校尉

集解惠棟曰袁紀龔爲司隸京邑肅然有高名于天下

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

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

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

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曰賢見引

不宜退曰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

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閻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

名當時

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汝南先賢傳閻慎陽人友黃叔度于童齒薦陳仲舉于家巷辟太尉掾卒世說言邊讓見袁

奉高云明府初臨堯德未彰劉孝標辨其未嘗為太守也惠棟曰

閻為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

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為

功曹先謙曰閻又見黃憲傳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

遷司空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劉琨勸進表注所稱王龔幹事遂陟鼎司也

呂地震策免永和元年

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

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龔以中

常侍張昉等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止之與此異也

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

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紀力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實自首其罪也

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

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

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

前書曰楊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得

但已堅貞之操

違俗失眾橫爲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

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議廷

尉詔獄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織微感槩輒引分

事君侯宜引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去作決是

決是曰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集

解先謙曰官本武作成王會汾云成帝監本作武帝按薛宣翟方

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惠王公沈靜內明不

可曰加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郎中袁盎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

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

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

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

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曰老病乞骸骨卒于家

集解惠棟

曰張璠漢記云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日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

集解先謙曰官本外作升

是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

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言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

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

者已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

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集解惠棟曰孟子趙岐注折

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

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
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為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

者曰幽陋好遺顯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

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

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集解沈欽韓曰寔

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

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

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集解惠棟曰司隸校尉魯峻碑作暢少曰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

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之

相集解惠棟曰案黃琬傳暢嘗為御史中丞也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曰嚴明

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

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
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已上不自首實者盡
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
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
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
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
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
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
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炮注云格以銅爲之布
火其下卽炮烙之事作烙者誤索隱殷本紀高祖鑒秦唯定三章引鄒誕生云爲銅烙炊炭其下烙明格之訛
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
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
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化大行集解先謙曰官本教作其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

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

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也迂遠發屋伐樹將

為嚴烈雖欲懲惡難已聞遠已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已

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

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

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士女沾

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已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已為懇懇

用刑集解惠棟曰廣雅云懇懇誠也曹憲音苦良切不如行恩孳孳求姦集解通鑑胡注孳孳猶汲汲也

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

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

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為取辱

遂俱讓而還也集解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

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已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

馬羸敗已矯其敝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暢拜南

陽太守計日受俸不瞰魚肉又云羊皮庇身車

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

為君子集解惠棟曰未見所出王補曰意漢時有此府君不希孔

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

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

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孫叔敖相

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

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上論語孔夫已約失之鮮矣子之辭

也言儉四百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戶是孟子之辭集解錢大

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集解錢大